



王，后，杰克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黄勇民 译

King, Queen,
Knave

王, 后, 杰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后,杰克/(美)纳博科夫(Nabokov, V.)著;

黄勇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7

书名原文: King, Queen, Knave

ISBN 978-7-5327-6888-2

I. ①王… II. ①纳…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3181号

Vladimir Nabokov

KING, QUEEN, KNAVE

Copyright © 1989 by Vintag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KING, QUEEN, KNAVE by Vladimir Nabokov

Copyright © 1968 by Vladimir Nabokov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Estate of Vladimir Nabokov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王,后,杰克》英文本由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和作者共同翻译完成。

图字: 09-2008-038 (1) 号

王,后,杰克	Vladimir Nabokov	出版统筹 赵武平
King, Queen, Knave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责任编辑 陈 姝 吴 炎
	黄勇民 译	装帧设计 储 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71,000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888-2/I·4172

定价: 3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35

献 给 薇 拉

前言

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这部耸人听闻的小说是最出彩的。移居、赤贫、思乡都没有影响小说的精心策划和巧妙构思。小说一九二七年夏天构思于波美拉尼亚海滩，来年冬天在柏林形成框架，一九二八年夏天完稿，同年十月初由俄国流亡者出版社斯洛弗用《国王、王后、侍卫》书名在柏林发表。这是我第二本用俄语发表的小说。那年我二十八岁。我在柏林断断续续生活了六年。我与一些知识界的人士确信，之后十年的某个时刻，我们都能回到一个热情好客、悔过自新、榕花盛开的俄国。

同年秋天，乌尔斯坦出版社获得了德国版权。我深信不疑西格弗里德·冯·费格扎克的译文非常到位。记得，我是一九二九年初遇见西格弗里德·冯·费格扎克的，当时，我与妻子匆匆途经巴黎，用乌尔斯坦出版社慷慨预支的稿费，去东比利牛斯省进行一次捕蝶旅游。我们在他宾馆进行了采访，他患了重感冒，躺在床上，戴着单片眼镜，模样很狼狈；与此同时，其他美国著名作家正在酒吧寻欢作乐等等，正如人们经常传说的那样，美国人习惯泡酒吧。

人们也许很容易猜测，一个俄国作家选择清一色的德国人物（小说最后两章中我和妻子纯属访游），这为他自己制造了不可逾越的困

难。我不会说德语，没有德国朋友，没有读过一本德语小说原著或译本。但是，艺术就像自然一样，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利因素也许会成为一种微妙的保护手段。“人类的湿气”，chelovecheskaya vlazhnost，渗透了我的第一部小说，《玛申卡》（《玛丽》）一九二六年由斯洛弗出版，也由乌尔斯坦在德国出版，两种版本都非常出色，但是这本书在当时不再令我高兴（而现在这本书因为新的原因令我感到高兴）。我在那个展示柜里收集的移民人物非常易于识别，他们是那个时代关注的焦点，人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背后的标识。幸运的是，那些标识上所说的事情不太清晰；但是，我不倾向于运用一种法国“人类档案”独特的手法，保存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该社区的一个成员如实描绘了该社区某种与激昂和枯燥的民族心理学略微相仿的东西，在现代小说中，这种东西经常让人感到抑郁沮丧。在一个逐渐解除内心束缚的阶段中，我还没找到或者还不敢运用重塑历史环境的非常特别的手法（十年后，我在《天赋》中运用了这种手法），这种在未知环境里感情介入的缺失连同固有的童话式的自由应答了我纯创作的梦想。我也许可以在罗马尼亚或荷兰上演《王，后，杰克》。但是，对柏林的地形和天气的熟悉决定了我的选择。

到一九六六年底，我儿子已经逐字逐句用英语翻译了这本书，我把译本放在我的讲台上俄语版本的旁边。我估计必须要做些修改，因为小说原稿是在四十年前写的，自从笔者（当时笔者比如今的修订者还要年轻）两次修改校样以来，我没有再次读过原作。很快，我敢断定，原作比我预想的要松散得多。我不想讨论我对原作所做的一些小小改动，以免毁了未来校对者阅读的愉悦。我只想说，我做这些改动主要是不想美化一具僵尸，而是想让一个依然在呼吸的身躯享受小说中某种

天然固有的容量；在过去，因为缺乏经验，因为过于急切，因为构思草率，因为措辞疲沓，读者没法体会到这种天然固有的容量。在这部小说的结构里，那些各种各样的可能几乎都在呐喊，希望得到进一步扩展或梳理。我不无滋味地完成了对小说的修改。小说的“粗俗”和“淫荡”震惊了流亡者期刊我的那些最仁慈的批评家们，但那些章节还是保留了下来，不过，我承认，我还是无情删除和重写了许多蹩脚的零星段落，比如，在最后一章的一个关键过渡中，为了暂时不让弗朗兹出场，他不应该插手干涉（与此同时，格雷维茨旅游胜地的某些重要场景引起了作者的关注），笔者运用可鄙的权宜之计，让德雷尔差遣弗朗兹去柏林，给一个商人送一只必须归还的扇贝形香烟盒，笔者默许这位商人将那只烟盒遗忘在某处（我明白，在我一九六六年的《说吧，记忆》一书中也运用了相同的手法，运用得也相当贴切，因为烟盒的形状就是著名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蛋糕的形状）。我不能说我感到我在一本过时的小说上浪费了时间。修改后的文本也许软化了那些毫无疑问出于宗教原因、原本对作者一本接一本地节略和冷酷重塑他所有旧作品持反对态度的读者，并使他们对小说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笔者还在创作一部新小说，这部新小说迄今已花费了五年时间。但是，我确实认为，即便是一位不信上帝的作家也应该万分感谢他的早期作品没有利用一种在俄国文学史上几乎难以复制的情况，没有利用政府的遗忘，在他悲伤和遥远的国家里拯救出那些因有人恐惧而遭禁的书籍。

我还没就《王，后，杰克》的情节说过任何话。这部小说的情节从根本上说不是不熟悉的，事实上，我怀疑那两位值得尊重的作家，巴尔扎克和德莱塞，将会指责我严重模仿，但是，我发誓，当时我并没有读过他们那些荒谬的作品，甚至现在也不太知道他们在柏树底下说了些

什么。毕竟，夏洛特·亨伯特的丈夫也不是那么清白的。

说到文学气氛和潮流，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吃惊地发现，在我的俄文版本里，有那么多“内心独白”的段落——与《尤利西斯》毫无关系，当时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当然，自童年时代起，我一直读着《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中有整整一个场景，包括那些吟诵、一百年前的新伊甸园，如今都被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细心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我对《包法利夫人》亲切的小小模仿，这种模仿表示了一种对福楼拜深思熟虑的致敬。我记得在一个场景中，爱玛在黎明时刻沿着人们几乎不注意的僻静小巷，偷偷溜进情人的城堡，甚至仅仅为了郝麦点头同意。

像往常一样，我希望看到维也纳代表团像往常一样未受邀请（像往常一样，我喜欢的几个敏感的人会显得傲慢自大）。然而，如果一个坚定果敢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设法偷偷溜了进来，那么我应该告诫他或她，在小说中这里或那里设下了一些残酷的陷阱。

最后，书名的问题。那三张人头牌，都是红心牌，我留下了，同时舍弃一个小对子。发给我的那两张新牌也许证明这场赌博是对的，因为在这场赌博游戏中，我总有象牙大拇指。势均力敌地、十分侥幸地、难分难解地穿过烟雾的刺痛，挤出一点优势。青蛙的心脏——正如他们在俄罗斯峡谷里说的那样。还有雪橇铃铛！我只能希望我那些出色的打牌老搭子，全都是一手满堂红和一手顺子牌，希望他们认为我是在用大赌注吓退对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蒙特利尔

巨大的黑色时钟指针依然不走，不过，它每隔一分钟依然跳动指示一下；那种富有弹性的突然一跳会使整个世界都运转起来。钟面缓慢地转向一边，充满着绝望、轻蔑和怠倦；铁柱开始逐一走过，像一根根没精打采的男像柱带走车站的拱顶；月台开始移动，带走无名旅行的烟蒂、使用过的车票、阳光和唾沫的斑点；一辆手推行李车悄悄滑过，然而它的轮子却静止不动；接着来了一个书报亭，里面展示着各种性感的杂志封面——赤身裸体、珠灰色肌肤的美女；移动的站台上都是人、人、人，他们的脚在动，却仍在原地，大踏步地走动，但却在后退，仿佛处于一种令人痛苦的梦境之中，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仍然感觉恶心、腿肚子绵软无力；他们像潮水般向后退去，几乎跌得仰面朝天。

与平常一样，分别时刻女人总比男人多。弗朗兹的姐姐瘦削的脸上带着早起苍白的倦意，嘴巴里呼出空腹的臭味，身上围着花格子披肩，城里的姑娘从来不会围这种披肩；他的母亲个子矮小，身材肥胖，全身穿着都是棕色，像个身板结实的修女。你看，两人的披肩开始随风飘动了！

不仅母亲和姐姐在慢慢消失，而且她俩熟悉的笑容也在悄然逝

去；不仅车站渐渐远去，而且还带走了它的书报亭、它的行李推车，以及一个卖三明治和水果的小摊，摊位上摆放着滚圆光亮多肉诱人的鲜红草莓；它们自信地吆喝着，诱人品尝；所有的瘦果都在吆喝，愿意亲近人们舌头上的味蕾——可是，天哪，此时此刻，一切都已远去；不仅所有这一切都已消失在身后，而且整个老城也都在它秋天玫瑰色的晨雾里移动：广场上赫尔佐克的巨大石雕、昏暗的教堂、商店的招牌——黑色大礼帽、一条鱼、一个理发师的紫铜脸盆。此时此刻，整个世界在一刻不停地运动。一间间房屋以磅礴的气势在面前经过，他家敞开的窗户里，窗帘帷幔在飘动拍打，屋里的地板有些裂缝，墙壁也破旧开裂；他母亲和姐姐正在快速流动的空气中喝着咖啡，越来越快的振动颠簸使家具也在颤抖，而且颤抖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神秘不可思议；越过房屋住宅，越过教堂广场，越过小街小巷。尽管此时，一块块耕地早已在车厢窗外展开，弗朗兹的骨髓深处依然能感觉到那个渐行渐远、那个他居住了二十年的小镇。在这节木质长凳的三等车厢里，弗朗兹的身边坐着两位身着灯芯绒套裙的老太太；一个肥胖、脸颊红扑扑的女人，她的双膝上显眼地搁着一篮子鸡蛋；还有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男青年，身着棕黄色的短裤，结实瘦削，很像他自己的那个旅行帆布背包，帆布包被塞得鼓鼓囊囊，看上去好像是从黄石中雕琢出来的：他精力充沛，已经卸下背包，用力将其举起，放到了行李架上。门边坐椅上，弗朗兹的对面，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幅绝代美女的照片；过道的一扇车窗边，一位身着黑色大衣、身材魁梧的男士正背对着车厢站着。

此刻，火车越开越快。弗朗兹突然紧抓住自己身体的一侧，他惊呆了，以为自己丢了钱包！钱包内装着那么多东西：一张货真价实的

小车票、一张陌生人的名片，上面记着宝贵的地址，还有一笔马克，可用来过上一个月体面的生活。不过，钱包还在口袋里，鼓鼓的，暖暖的。两位老太太开始坐立不安，窸窸窣窣地拆开三明治的外包装。走廊里的那个男人转过身来，稍稍一晃，向后退了半步，在左右摇晃的车厢地板上稳住身子之后，走进了隔间。

他的大部分鼻子没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有长出来过。鼻梁剩余部分的皮肤苍白，像仿羊皮一般，紧紧黏附着鼻子，令人作呕；他的鼻孔已经失去所有体面的感觉，面对着这个往后退缩的旁观者，他的鼻孔就像两个突然出现的洞眼，黑乎乎的，不对称；他的面颊和额头凹凸不平，有如广袤的地表阴影——黄的，粉的，油光发亮。他是否遗传了那种怪诞的脸谱？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疾病、什么爆炸事件、什么酸性物质毁坏了他的面容？他几乎没有嘴唇；由于没有睫毛，他的蓝色眼睛流露出一种受了惊吓的眼神。不过，这个男人穿着时髦潇洒，十分整洁体面，体格结实健美。他穿了一件双排纽扣的套装，外面罩了件厚实的大衣。他的头发像假发一样油光发亮。他随意坐下，将裤子的膝盖部分往上拉了拉，戴着灰色手套的双手打开了他留在座位上的那本杂志。

在弗朗兹肩胛之间来回传递的那种颤抖此时逐渐减弱，它钻入嘴中成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舌头活生生地感到一阵刺激；他的硬腭感到极度湿润。他的记忆像开了一家蜡像馆，他明白，他明白在该馆遥远的尽头，一个恐怖房间正等待着他。他记得，一条狗曾在屠宰场的门槛上呕吐过。他记得，一个孩子，一个刚开始学步的儿童，费力地弯腰，年纪还小嘛，他拣起一样肮脏的东西，往嘴里塞，那东西很像婴儿的橡皮奶嘴。他记得，有轨电车里有个咳嗽的老头把一口痰吐到了

检票员的手里。弗朗兹通常能克制住自己，但是这些丑陋的形象总是不断在他的生活中徘徊，常常歇斯底里大发作，以此去迎接任何与这些形象相似的新印象。在那些还算新近的日子里，在受到那种惊吓之后，他会一下子扑倒在床上，试图竭力摆脱那种阵发的厌恶感。他对学校的记忆似乎总在躲避与这个或那个伙伴肮脏的、有小脓包的、滑不溜秋的皮肤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接触，这些人逼他参加游戏，或者急于向他透露某种令人厌恶的秘密。

那男人随意浏览着那本杂志，他那张丑脸与杂志迷人封面的结合怪诞无比，让人难以忍受。坐在这怪物身边的是个鸡蛋一般滚圆的女人，她脸色红润，昏昏欲睡，她的肩膀轻轻蹭着他。那个青年的帆布背包摩擦着他那个贴着乱七八糟广告的、油腻腻的黑色旅行袋。最糟糕的是，两个老太太全然不理睬她们丑陋的旅伴，只顾自己津津有味地啃着三明治，吮吸着橘子果囊，用废纸片包裹橘子皮，随后突然巧妙地将它们塞到椅子底下。这时，那个男人放下杂志，不脱手套就自顾自地开始吃起涂着奶酪的小圆面包，边吃边得意洋洋地环顾四周，弗朗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景象了。他快速起身，像烈士一样昂起苍白的脸，松了松身体，从行李架上取下蹩脚的箱子，拿起雨衣和帽子，笨拙地将箱子撞到了门框上，然后逃进了车厢的过道。

这节特殊车厢在前面一站挂到了这列快车上，因而车厢里的空气依然清新。他立刻感到一阵快慰。但是刚才那种眩晕还没有完全消失。车窗外闪过一排高高的柏树，阳光和阴影不断投来斑驳的色调。他开始试探着沿着车厢过道走动，双手紧抓着球形把手和其他可以抓的东西，朝各个隔间仔细张望。只有一个隔间还有一个空座位；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两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手上全是尘土，黑

不溜秋的，他们不断地悄悄从座位上滑下来，滑到旅客脚边别提有多肮脏的地板上，在油腻的碎纸中玩耍，他们弓着肩胛，等着母亲在他们的后颈上狠打一巴掌。弗朗兹到了车厢尾端，他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不寻常的想法，顿时停住了脚步。这个想法是如此甜蜜，既大胆又令人兴奋，想到激动时，他不禁取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我不能这么做，绝不可以，”弗朗兹轻声嘟囔着，可他已经意识到，他没办法抵御这种诱惑。他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整理领带结，一边在一阵冲动的驱使下跨过了车厢之间摇晃的连接板，走进了下一节车厢，内心深处感到一阵微妙的恐慌。

它是一节二等 schnellzug^① 车厢，对于弗朗兹来说，二等车厢色彩鲜艳，非常诱人，甚至让人有点负罪感，就像抿了一小口浓浓的白色甜酒，有一种过分强烈的奢侈感，或者就像吃了像人脑袋那么大的黄色大葡萄柚，在上学的路上，他曾经买过的那种水果。至于头等车的奢华，那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那种车厢专供外交家、将军们乘坐，还有几乎是神仙一般的女演员！二等车厢，不过是二等嘛，只要他能鼓起勇气……他们说，他已故的父亲（一位没精打采的文书）曾有机会——很久以前，在战前——乘坐二等车厢！不过，弗朗兹还是犹豫不决。他在车厢过道入口处的告示牌边停住了脚步，告示牌标明了车厢的性质；此时，车厢外飞驰而过的不再是篱笆似的森林，而是广阔的草地牧场，壮丽恢宏；远处，与铁轨平行的是一条逶迤曲折的公路，路上一辆小人国的汽车急速飞驰。

就在此时，正在来回巡视的列车长帮他摆脱了困境。弗朗兹出钱

① 德语，快车。

补票，将他的车票提升了一级。列车钻进了一段短隧道，一片漆黑，隆隆的响声震耳欲聋。随后，光明再次来临，不过，列车长不见了。

弗朗兹进入了一个卧铺包厢，一声不吭，欠身致意。隔间里只有两位旅客——一位有着明亮眼睛的漂亮女士，一位留着黄褐色八字须的中年男子。弗朗兹挂好他的雨衣，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座位非常柔软；一个座位与另一个座位之间在太阳穴水平位置装有一个舒适的半弧形凸出物；墙上的摄影图片非常有浪漫色彩——一群绵羊、山岩上一个十字架、瀑布。他缓慢舒展两条长腿，又缓慢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折叠着的报纸，可是他静不下心来阅读，车厢的雍容华贵使他陶醉。他只是拿着展开的报纸，用报纸遮住面孔观察他的两位旅伴。哎呀，他俩真迷人。那位女士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戴了一顶迷你小黑帽，帽上有一只黑色的钻石小燕子。她神色凝重，眼神冷淡，上嘴唇之上有一些短短的暗色汗毛，闪闪发亮，那是富有激情的标志；一缕阳光映衬出她脖颈奶油般柔软的肌理，咽喉处有两条纤细柔和的横向纹理，仿佛有个指甲在上面轻轻勾画，一条线压着另一条线：按他的一位同学（一位少年老成的专家）的说法，也是所有各种奇迹的一种标志。那位男士一定是个外国人，他那柔软的衣领和花呢服装便是例证。不过，弗朗兹判断错了。

“我口渴，”男士带着柏林口音说，“太糟糕了，没有水果。那些草莓肯定渴望有人去品尝。”

“这都是你自己的错，”女士不高兴地回应，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还是没法理解——那样做太愚蠢了。”

德雷尔瞥了瞥这个临时的天堂，没作回答。

“这是你的错，”她重复道，习惯性地拉了拉她的百褶裙，无意中发

现有个举止笨拙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坐在了门角落里，他似乎对她丝绸般光滑的双腿极感兴趣。

“不管怎么说，”她说，“这不值得一谈。”

德雷尔明白，他的沉默惹恼了玛莎，而且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他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孩子气的表情，他嘴唇四周柔软的褶皱呈波浪形，因为他嘴里嚼着一块薄荷糖。刚才他惹恼妻子的事情实际上傻得很。八月和九月前半段时间，他俩在蒂罗尔^①度假，此时正在回家的路上，途中在一个古老而又别致的小镇上逗留几天，办点事。他去拜访了他的表妹莉娜，年轻时他曾与她跳过舞，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妻子断然拒绝陪他前去。如今的莉娜已是个矮胖的怪物，装了一副假牙，不过，还像以前一样说话滔滔不绝；她也发现岁月已在德雷尔身上留下了痕迹，不过比她想象的要好；她为他煮了香浓的咖啡，讲起了她的孩子，还说很遗憾孩子们都不在家；她问起了玛莎（她没见过玛莎）和他的生意（对此她了解很多）；接着，一阵虔诚的停顿之后，她问德雷尔是否可以给她出个主意……

房间里暖融融的，围绕着陈旧的枝形吊灯有许多灰色的玻璃小垂饰，就像肮脏的冰柱一般，苍蝇正围成平行四边形，每次都停落在相同的垂饰上面（不知怎的，他觉得这挺有意思），陈旧的椅子伸展着它们长毛绒的扶手，显得既热情友好又滑稽可笑。一只哈巴狗在绣花靠垫上打瞌睡。为了应答他表妹边叹息边期待的询问，德雷尔突然活跃起来，他笑着说：“嗯，你为什么不让他到柏林来见我呢？我会给他一份工作的。”他妻子不能原谅他的原因也就在此。她称之为“穷亲戚拖

^① Tyrol，又作Tirol，奥地利西部一个州。

累事业”；不过，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一家穷亲戚能拖累任何事情吗？他知道莉娜会邀请他妻子做客的，但玛莎无论如何不会前往，于是他对外妹说了谎，他说他们当晚就要离开。而事实上，他和玛莎去逛了一个集市，还参观了一位生意伙伴超一流的葡萄园。一周后在车站，当夫妇俩已经在卧铺包厢里安顿下来时，德雷尔从车窗向外看，他瞧见了莉娜。他们没在城里某个地方撞见她可算是奇迹。玛莎想方设法避免让莉娜见到他们，尽管丈夫很想去买一篮水果，准备旅途中享用，但是他不敢将头探出窗外，不敢用哪怕是很轻的“嗨”声去招呼那位身着白色夹克的年轻摊贩。

德雷尔穿戴舒适，身体状况十分好，头脑里朦朦胧胧充满着各式各样模糊愉快的想法；他嘴里嚼着薄荷糖，双臂交叉着坐在座位上；他胳膊弯曲处衣服的柔软褶皱与他脸颊上柔软细密的褶子、他的短八字须的轮廓、成扇形向鬓角展开的眼角皱纹十分相衬；他的眼睛里透射出一种奇特的稍显顽皮的目光，从浓眉下凝视着车窗外掠过的绿色风景，凝视着玛莎被阳光勾勒出的身影和在门边角落里戴着眼镜读报的年轻人的廉价小提琴。德雷尔悠闲地打量这个年轻人，上下左右仔细端量。他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红绿双色的领带上所谓的“蜥蜴”图案，这条领带显然只值九十五芬尼。他还注意到年轻人衬衣挺括的衣领、袖口和前襟——顺便说一句，这种衬衫只抽象地存在，因为从其虚假的光泽来看，它所有可以被人看见的部分都是一块块浆过的质量低级的布片，不过，节俭的乡巴佬觉得这些浆过的布片很不错，将它们贴附在家里用没漂白过的布料制作的别人看不见的内衣上。至于那个年轻人的外套，它唤起了德雷尔内心一种微妙的愁思，他并非第一次考虑到每一种新款式可怜短暂的寿命：那种三扣窄翻领蓝色细条纹上

衣，在柏林商店里至少已经消失了五年。

突然，眼镜片底下两只眼睛露出吃惊的神色，德雷尔立刻将目光移开。玛莎说：

“真是傻极了。要是你能听我的话就好了！”

她丈夫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她想继续往下说——她还可以说许多简短有力的责备话，但是她发觉那个小伙子正在倾听，欲言又止的她突然将胳膊倚靠在靠窗的桌子拼板上——用指关节扯动她脸颊上的皮肤。她一直那样坐着，直至车窗外树林轻轻颤动，变得令人厌烦；她慢慢伸直丰满的身子，显得那么恼怒和厌倦，随后，身子向后斜靠并闭上了眼睛。鲜红色的阳光穿透了她的眼睑，亮光闪闪的条纹（飞逝而过的森林所透射的幽灵一般的阴影）接连不断地掠过她的眼睑；她丈夫快乐的脸膛似乎也在慢慢旋转着朝她而去，与那闪烁着阴影条纹的红润脸色交叠在了一起；她吃了一惊，于是就睁开了眼睛。然而，她丈夫坐在离车窗稍远的地方，正在阅读一本用紫色搓纹革包装的书。他正聚精会神地阅读，读得津津有味，完全沉浸在被太阳照亮的书页之中。他一边翻动着书页，一边环顾四周；窗外的世界是那么急切，像一条顽皮的狗等待着那一刻，然后欢快一跃，飞奔到他的跟前。但是，德雷尔充满深情地推开汤姆^①，再次沉浸在他那本诗集之中。

对于玛莎来说，那种有点欢闹的光线只是晃动的车厢里闷热的空气。火车车厢应该是闷热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还好。生活应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要反反复复、弯弯曲曲、起起伏伏。起居室的

① 德雷尔家宠物狗的名字。